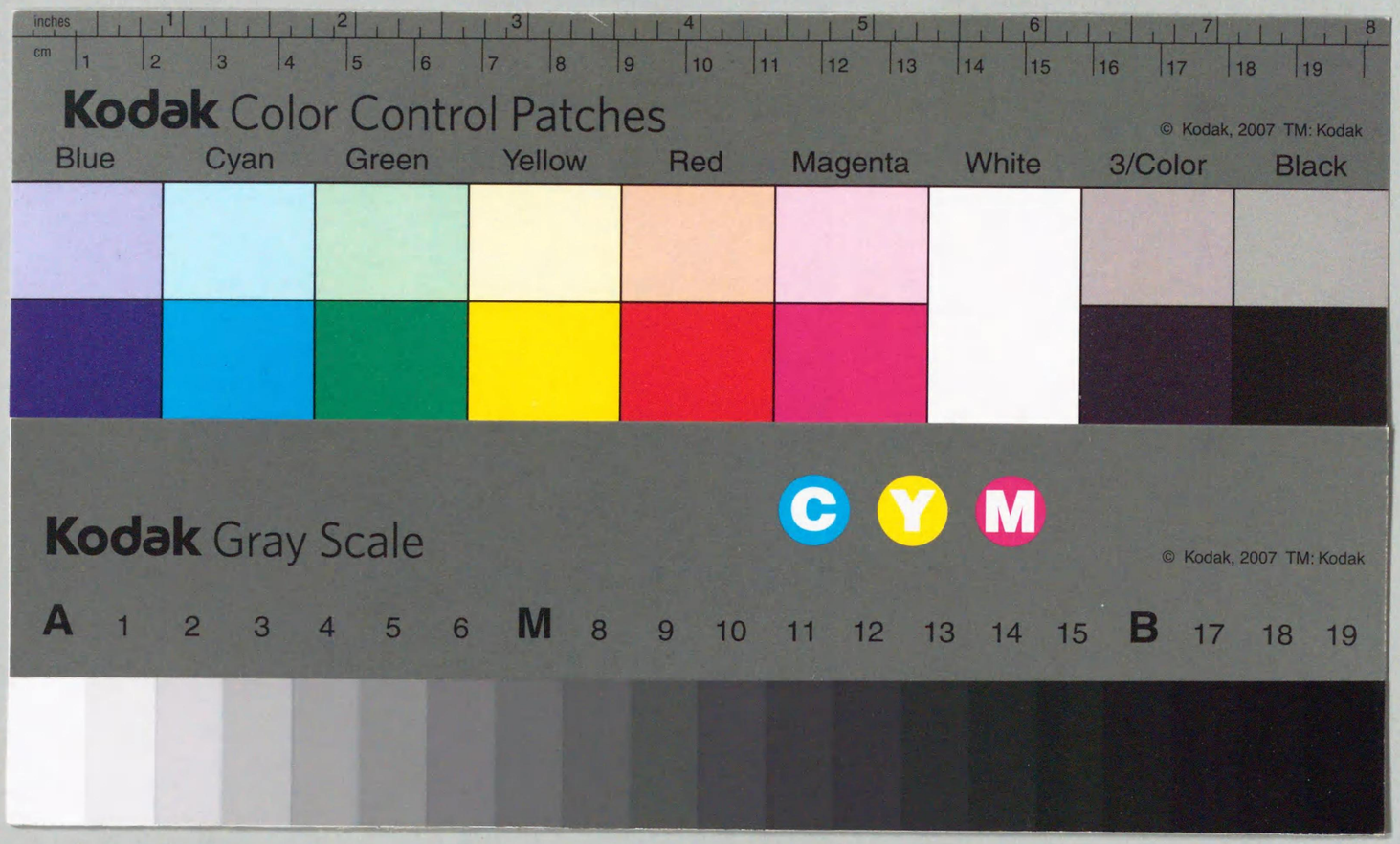

大日本史

四

105
1ロ
歴
部門
部門配置番號 84
和漢 九五七一號

105
10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 志第

權中納言從三位源光圀 修

七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齊昭 補

八代孫權中納言從三位慶篤 校

禮樂五

大喪

皇太后皇后喪

凶服

諸臣凶服輟朝

國忌

弔喪

賜謚

喪葬　賻贈　服紀

大喪、神代伊弉冉尊崩、始有殯斂之制、已葬、伊弉諾尊投其衣帶冠裳、以行祓除焉、素戔嗚尊定諸木之用、以柀爲棺槨之具、凡喪、造喪屋而殯、哭泣八日夜、供喪事者、有持傾頭者、持帚者、舂女、尸者、哭者、造綿者、宍人之類、及發殯、以竹帚掃宮中、終喪卽祓除、皆太古之遺風云、（日本書紀、令集解、參古事記、日本書紀、吉事次第、）

太祖以後、大喪必一年而葬、其重喪事可見也、但上古世樸禮簡、其詳莫得而聞焉、（但以下參取續日本紀、類聚三代格、）垂仁帝以後、置土部職、（日本書紀、）以土部年位俱高者爲大連、其次爲小連、世執凶儀、（令義解、）又置石作連、掌石棺事、（姓氏錄、）遊部執刀梓奉酒食、供事梓宮、（令集解、）景行帝已後、始有挽歌、（古事記、）及正喪、置殯宮大夫、以重臣爲之、敏達帝崩、大臣蘇我馬子等始奏誄、舒明帝喪、巨勢臣德太代大派皇子、粟田臣細

目代輕皇子奉誄、息長山田公誄日嗣之事、
天智帝葬齊明帝、憲簒民力、停石槨之役、朱
鳥元年九月、天武帝崩、第四日殯于南庭、舉
哀、第七日奉奠、諸王臣各以其職奉誄、明日
殯宮、又明年正月朔、皇太子率公卿
又如之、奏歌舞、明年正月朔、皇太子率公卿
百官慟哭、三月甲申、奉華縵、八月丙申、嘗于
殯宮、又明年十一月戊午、皇太子帥公卿已
下及蕃客慟哭、奉奠、奏楯節舞、諸臣奏誄、已
未蝦夷等奉調賦、奏誄、乙丑直廣肆當麻眞

人智德誄皇祖騰極之事、是日乃葬、（日本紀○按書北史倭國傳云、死者斂以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貴人三年殯、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船上、陸地牽之、或以小輿、是非謂大喪、且亦得于傳聞者、固不可信也、然當時之俗、或有如所言者乎、附供參考、凡喪已葬、使近臣舍人宿衛陵側、周年而罷、（萬葉集至文武帝定制、治部掌凶儀、其屬有諸陵喪儀二司、皆掌喪事、以土部隸諸陵、（令義解）是後制度益備矣、凡始崩任裝束、山作、造方相、養役夫、作路等司、遣使守三關、令文武百官及天下諸國素服舉

哀未至發引數日所司率誄人奏誄奉謚如禮續日本紀日本後紀○按此所謂謚者如謚持統帝曰大倭根子天之廣野日女尊文武帝曰倭根子豐祖父天皇之類是也桓武帝延曆中因太政官請停土師氏專預凶儀若殯宮御膳誄人長普擇所司充之類聚三代格貞觀制凡國有不諱諸司凶服式部錄率史生省掌等至朝集院立標彈正就應天門左右廊座式部就座檢校凶儀俱出式部帥四位已下刀禰列立朝集堂前北面東上參議已上列立立定皆

再拜坐而舉哀三凡九舉音而止以次出每日三次至發引而止貞觀儀式初元明帝崩遺詔薄葬不置葬司轜車之具禁鏤金玉續日本紀淳和帝亦遺制薄葬不置方相氏嵯峨帝崩預自作終制其略云豐財厚葬古賢所戒漢魏二文吾師也是以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作棺不厚覆之以席約以黑葛衣衾飯含一皆停之斂以時服皆用故衣更無裁制不加纏束著以牛角帶擇山北不毛之地葬之葬限

不得過三日、無拘卜筮諒誄呪願等俗事、葬須以夜、院中之人可著喪服而供事、天下吏民不得著服、而供事今上者、一七日閒得服衰絰、過此早釋、一切不可哀臨、挽柩者十二人、秉燭者十二人、穿壙淺深廣輪可容棺矣、既窆不封不樹、長絶祭祀、後世論者若不從此、是戮屍于地下也、遂從遺詔、仁明帝遺制、錦繡之屬、代以布帛、鼓吹方相之儀、悉從停止、（續日本後紀文）

德帝崩、如仁明帝故事、唯置方相、（文德實錄）帝遺制、停葬司及百官素服舉哀、（三代實錄）後因之、不置葬司、（日本紀略、百錬鈔）每有大喪、臨時取舍、無復定制、（吏部王記、小右記、中右記、左經記）初自持統帝大葬行火化、聖武帝用佛式、古制漸變、（續日本紀）至後世葬儀多爲僧徒所掌云、（日本紀略、中右記、平家物語）

皇太后皇后喪、垂仁帝三十二年、皇后日葉酢媛崩、帝欲罷殉、用野見宿禰議、以土偶代之、從葬用埴輪自此始、推古帝二十年、改葬

皇太夫人於檜隈陵、明器明衣類萬五千種、諸王臣奉誄、如天皇例、（日本書紀）桓武帝延曆八年、太后高野氏崩、置葬司、奏誄奉謚、及羣臣舉哀、如天皇故事、九年皇后藤原氏崩、置葬司、奏誄奉謚、竝如太后之制、（續日本紀）文德帝卽位歲、太皇太后橘氏崩、遺令薄葬、（文德實錄）其後皆遺令停置葬司、及百官素服舉哀、（三代實錄、日本紀略、小右記、權記、中右記、百鍊鈔、）天子凶服、大寶制、天皇本服二等已上親喪、

服錫紵、三等已下及諸臣之喪、除帛衣、通用雜色、（令義解）（北山鈔引貞觀格）凡錫紵用細布、淺黑色、（令義解）義貞觀因之、近制、喪冠繩纓、袍用闕腋黑布、素帶布袴、（西宮記、中右記、玉海、通謂之素服、（西宮記、玉海、園太曆、薩戒記、諒闇和鈔、）其輕服用無文冠、（西宮記）慶雲四年六月、文武帝崩、遺詔舉哀三日、凶服一月、桓武帝卽位歲十二月、太上皇崩、公卿奏請、準後柰保山朝廷、總斷萬機、詔不允、明年七月、復奏請釋服、始從之、十二月詔曰、禮制有

限、周忌云畢、事須賀正、朕乍除諒闇、哀感尚深、霜露既變、更增陟岵之悲、風景惟新、彌切循陔之戀、明年元正、宜停賀禮、延曆八年、太后高野氏崩、帝服錫紵、遷御西廂、續日本紀二十五年三月辛巳、帝崩、皇太子號擗不能起、春宮大夫藤原朝臣葛野麻呂等、固請下殿、遷就東廂、○按明月記、倚廬用東對、又玉海、倚廬以東對女房局屋爲其所、據此、則東西廂、皆指倚廬也、癸未太子成服、服用遠江貲布、巾用皁厚繒、日本後紀○按貲布卽細布淳和帝天長元年、

平城帝崩、明年正月、受賀畢、服色復素、以終諱月、日本紀略仁明帝承和七年五月癸未、淳和帝崩、甲申帝成服、冠用遠江貲布、壬辰右大臣藤原朝臣三守已下十有一人、固請遵遺制釋服、詔從之、戊戌釋服、服堅絹冠橡染衣以臨朝、簾用細布黑緣、續日本後紀○按西宮記曰、期年之際、不臨朝、故不服位袍、服黑橡衣、又按令義解云、天皇爲考妣、令條無文、依式處分、園太曆引野宮左府記云、重喪服用茵麻、心喪用黑染、黑染細布服也、據此、則素服通用茵麻、公除已後用黑染、卽黑橡衣也、又義解云、錫紵細布淺黑染衣也、然則橡衣錫紵、蓋一物也、

嘉祥三年、仁明帝崩、喪服之期、以日易月、十三日而除、（文德實錄）初光仁帝之喪、行大祓而後釋服、（續日本紀）桓武帝已後從之、凡大喪明年忌月、大祓於朱雀門、百官始卽吉、（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按祓禊除喪、昉於神代、蓋上世已爲定制、故史不書之、至此始書者、其或自大喪用佛法、而古制中廢、至桓武復之歟、（文德實錄）後世因之、（三代實錄、日本紀略）其素服御倚廬者十三日、還御本殿、（三代實錄、日本紀略、玉海）服黑橡衣、然猶服心喪、期年之間、禁宴飲作樂及用美

以終諒闇、（玉海、薩戒記、明月記）殿上侍臣、亦因特旨服黑橡衣、（三代實錄、西宮記、玉海、明月記、○按衣卽黑橡衣、今從之、）清和帝貞觀十三年十月、太皇太后藤原氏崩、帝服錫紵、時帝於其服有疑、下諸儒詳議、大學博士菅野朝臣佐世、助教善淵朝臣永貞等議曰、儀禮喪服經、齊衰不杖朞章、祖父母傳曰、何以期、至尊也、又左氏隱公元年傳曰、弔生不及哀、杜預曰、諸侯以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也、孔穎達

曰、諸侯既葬、則免喪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據此等文、祖母服制如此、春秋之義、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故三年之喪、既葬卒哭、除喪即吉、由此言之、天子於父母尚爾、況祖母乎、然則葬後除喪、可合杜之說、問曰、儀禮齊衰朞章所稱祖父母者、該太上皇及三后歟、答曰、賈公彥疏曰、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服制之事者、以此言之、祖父母之文、上自天子、下至士庶、然則太上皇及三后、雖經典無文、而天子之文、可以包之、大學頭兼文章博士巨勢朝臣文雄議曰、晉隆安四年、孝武太皇太后李氏崩、尚書左僕射王雅、尚書車胤、孔安國、祠部郎徐廣等議、○按今晉書、左僕射下有何澄右僕射五字、下文亦有小異、蓋別有所據、故今不輒訂補、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文公之祖母、薨於文公之

世、文公同於夫人、服三年之喪、凡子於父之所生、體尊義重、且祖不厭孫、故仲尼書之、不復追貶、合情禮故也、於是安帝遂服齊衰朞、百僚亦一朞、今據檢此文、是古行三年之喪時之禮也、然而本朝制令、三年之喪、降爲一年、周朞之喪、亦降爲五月、自茲已下、皆有降殺、若依晉禮而行之、今須成五月之服耳、但唐禮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喪、皇帝不視事三日、又唐令皇帝皇太后皇后太子、爲五服

之內親舉哀、本服周者、三朝哭而止、大功者、其日朝晡哭而止、小功以下者、竝一舉哀而止、案本朝令條、皇帝二等以上親喪、皇帝不視事三日、又曰天皇爲本服二等以上親喪服錫紵、義解云、凡人君卽位、服絕傍朞、唯有心喪、故云本服、據此等文而案之、皇朝之令、既同唐典、君上之儀、誠異臣下、然則自非別有遺制、盈縮期程者、須依新禮、三日成服、三日之後、無妨卽吉、豈容遠攷古禮、反爲今疑

哉、民部少輔兼東宮學士橘朝臣廣相議曰、天皇爲太皇太后可服錫紵五月、所以服錫紵者、據喪葬令文也、所以喪期五月者、據儀禮喪服經曰、不杖朞屨者祖父母、鄭註云、此亦齊衰、又戴德喪服變除云、爲祖父母十三月而祥、祥而除、又劉表喪服後定亦同此文、又隋江都集禮、齊衰不杖朞、祖父母之喪、又唐開元禮、爲祖父母齊衰、不杖周、又田瓊喪服條例曰、天子不降其祖父母、然則唐天子爲祖母太皇太后齊衰朞、國家殊制喪服、降斬衰三年爲一年服、降齊衰一年爲五月服、下至大功小功緦麻、皆從降殺、故喪期當五月、或疑曰、儀制令、皇帝二等以上親喪、皇帝不視事三日、又喪葬令義解曰、天子服絕傍朞、唯爲考妣、依式處分、然則皇帝除考妣之外、不應有服、但不視事三日、服錫紵耳、今釋之曰、服絕傍朞者、是戴德喪服變除及白虎通之文也、說此文者卽云、不降其祖父母曾

祖父母也、而作義解者、只擧考妣、不及祖父母、蓋以爲令文稱爲二等已上親服錫紵、錫紵是君弔臣喪之服、而非喪服也、唐天子喪服用斬衰齊衰、而國家制令、以錫紵爲喪服、至于爲考妣服此、則恐甚輕、故云爲考妣、依式處分、是則謂喪服所服之衣色也、非謂喪服日月之數也、儀制令、不視事三日、是只謂不視事之日數也、至於喪制、則唐令無文、但制唐禮以據行之、而國家制令之曰、新制服紀一條、附喪葬令之末、夫喪禮委曲、條流千萬、一條之內、事自不盡、自成此疑也、然則儀制令、只說不視事之日數也、喪葬令、只說喪服之衣色也、至于喪期之制、則引禮而準行耳、又問曰、喪葬令、服紀爲君一年、太皇太后既君也、然則應服一年、今釋之曰、爲君一年、義解云、君謂天子也、又禮曰、爲君之祖母期、又譙周曰、臣爲君祖母齊衰、又戴德喪服變除曰、爲君之祖母、與孫之爲祖父母同、據此

等文、則君者謂天子也、君之祖母謂太皇太后也、若謂太皇太后爲君、則君之祖母果斥誰哉、若天子爲太皇太后爲君服、則太皇太后於臣下、是君之君也、古今豈有爲君之君服者哉、若天子爲祖母服、臣下爲君服、則變除參差、吉凶相犯、恐非禮經從服之義、又問曰、近臣與百僚、喪服同邪異邪、今釋之曰、禮記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近臣僕從、準君之所服也、此謂君之母若祖母、非所謂皇太后及太皇太后者也、與今事既異、不可更議、須近臣同百僚、又儀禮喪服經曰、不杖麻屨者、爲君之祖父母、傳曰、何以朞也、從服也、又譙周喪服圖曰、臣爲君祖母齊衰、據此等文、則唐齊衰期、故國家當五月、然則百官可服五月、少內記都宿禰言道、菅原朝臣道眞等議曰、儀禮喪服經、爲祖父母齊衰朞、本朝喪葬令云、天皇爲本服二等已上親喪服錫紵、義解云、人君卽位、服絶傍期、唯有

心喪、國家別制令、降期以爲五月、今須皇帝爲祖母太后、心喪五月、又據周官司服、錫衰是君弔臣之服、不可爲祖母太后施之、然則先葬暫服齊衰、既葬便除之、昔晉武帝楊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時疑皇太子亦應除服否、尚書杜預以爲、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傳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庶人、此謂天子絕朞、唯有三年喪也、非謂居

喪衰服三年、與士庶同也、周公不云服喪三年、而云諒闇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皇太子亦配至尊、與國爲體、當復古禮、諒闇終制、從之、謹按惠帝爲太子、喪其母后、既葬除服、況皇帝於祖母乎、誠宜哀戚積於內、而衰服除於外、勘解由次官安倍朝臣興行議曰、伏見諸儒所議、遠稽唐禮、近酌朝典、論之詳矣、而至服制事、或五月爲限、或三日爲斷、竊所不同、○按此句疑有誤字何則恩厚者其服重、瘡巨者

其痛深、故齊衰已上舍閏持久、大功以下計閏爲數、今若三日爲斷、則恐傍降下殺、無復所施、但神化所務、一日萬機、若五月制、則縗麻在身、事絶臨朝、甚不可也、以臣思之、機務殷重、祭不可廢、以日易月、權變所宜、然則心喪五月、制服五日、是爲允焉、大判事兼明法博士櫻井田部連貞相議曰、或問曰、喪葬令、天皇爲本服二等以上親喪服錫紵、義解云、凡人君卽位、服絶傍期、唯有心喪、故云本服、

其三后及皇太子不得絶傍期、故律除本服字、今案義解文、天皇於本服二等已上親絶傍期、但爲三后皇太子、不可絶傍期、可同庶人、何者稱律除本服字者、是爲人主所言文故也、答曰、檢名例律六議條云、一曰議親、註云、謂皇親及皇帝五等已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四等已上親、皇后三等已上親、古律云、議親、註云、謂皇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本服七日已上親、皇后本服一月已上親、案此

等文、除古律三后本服字、新律止計等親示
蔭法、是則義解所謂律除本服字者也、然則
稱除本服字者、是爲三后、非帝王事、則知三
后爲等親、不可絶傍期、人君爲三后、須絶傍
期、爲一日萬機、事異臣下故也、朝議遂定心
喪五月、服制三日、陽成帝元慶元年二月、無
品平子内親王薨、内親王於上皇爲姑、詔議
太上天皇應絶傍期、博士兼越中守善淵朝
臣永貞、助教船連副使麻呂、善淵朝臣廣岑、
直講小野朝臣當岑、美努連清名等奏議曰、
禮記中庸云、期之喪無貴賤一也、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
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期之喪達於
大夫者、旁親所降在大功者也、其正統歸期、
天子諸侯猶不降也、大夫所降、天子諸侯絶
之不爲服也、正義云、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欲
見大夫之尊、猶有期喪、謂旁親所降在大功
者、得爲期喪、還著大功之服、故云達乎大夫、
若天子諸侯傍期之喪、則爲不服也、三年之

喪達乎天子者、謂正統三年之喪、父母及適子幷妻也、達乎天子者、言天子皆服之、不云父母、言三年者、包適子也、天子爲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以后卒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中、今據此文、天子絶傍期、禮制明白也、堯舜禹三聖、皆揖讓之君也、經籍之中、無貶尊號、太上天皇重不降、（按此間疑有衍文）宜絶傍期、不違禮意、（三代實錄三年正月、淳和太后崩、帝疑所服、式部少輔兼文章博士菅原朝臣道眞議曰、檢開元禮曰、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喪、皇帝不視事三日、又曰、緦麻三月、成人正服、爲族曾祖姑在室者報、皇帝所絶傍親無服者、皇帝皇子爲之降一等、又案本朝令曰、皇帝二等以上親、若散一位喪、皇帝不視事三日、三等以上親、百官三位以上喪、皇帝皆不視事一日、義解曰、不視事三日者、唯爲三月以上服故也、然則太皇太后者、皇帝之族曾祖姑、天子之宜無服制者也、

故本朝不列五等之親、親遠也、唐制猶絶三月之服、服輕也、明知皇帝廢事、證據無文、天下素服、因循不例、唯太皇后之尊名、內親王之貴種、禮制雖無正文、宜有別議、（菅家文草朝議）遂輟朝五日、（三代實錄醍醐帝延喜五年九月、源惟時卒、帝服錫紵、令天皇爲本服二等已上親服錫紵、然此禮久廢、唯輟朝三日、帝始服之、以存令條、（西宮記）七年皇太夫人藤原氏崩、（日本紀略）於帝爲後母、帝以養母之禮、服錫紵三日、輟朝五日、（玉海、西宮記、村上帝天曆六年八月、朱雀法皇崩、詔諸儒議其服、明經博士言、舜雖非堯子、受讓卽位、服三年之喪者、以致臣子之禮也、今依漢制、以日易月、宜服十三日、明法博士議以爲宜錫紵三日、心喪三月、從之、（北山鈔）其心喪服用鈍色袍、（左經記）康保元年四月、皇后藤原氏崩、帝服心喪三月、（日本紀略）民部卿藤原朝臣在衡奏言、（在衡據公卿補任）依令爲嫡母繼母服一月、今親王爲皇后、當從何服、

帝曰、宜依令文、先帝爲七條中宮服錫紵三日、是非常例、在衡又奏、貞觀十三年、太皇太后崩、心喪五月、制限三日、此乖令文、然依諸儒議、斟酌行之、而延喜之例又如此、宜隨時議定焉、帝曰、此朝家服制、先朝所定也、至于親王等、宜依令文及尋常之例、（西宮記）堀河帝寬治三年十月、帝外祖母源氏薨、帝母爲藤原氏所養、朝議以爲凡爲人所養者、不服本生傍親、從之、但輟朝三日、（百鍊抄）永長元年郁芳門院崩、朝議準宇多皇后故事行之、（玉海）鳥羽帝永久二年十月、堀河中宮崩、下諸道博士議所服、明法博士三善朝臣信貞言、（氏族朝野羣載）嫡母服一月、宜服錫紵三日、時議者皆言、醍醐帝爲中宮藤原氏所鞠養、故服錫紵三日、今中宮於至尊、無鞠養之恩、以日易月、宜服一日、從之、崇德帝大治四年七月、白河法皇崩、議者言、承保元年、上東門院崩、寬治八年、陽明門院崩、皆曾祖母也、以三等親不

服錫紵、依此例不宜著服、從之、輟朝五日、（中右記）後鳥羽帝建久三年三月、後白河法皇崩、帝以承重之故、準仁明帝故事、服錫紵十三日、心喪一年、（玉海、準仁明帝故事據百錬鈔、四條帝天福元年九月、藻壁門院崩、時帝年三歲、舊制幼冲之主、七歲已降、不御倚廬、不服錫紵、公卿已下不素服、（公卿已下記、）至是議者言、嘉承時即位已前御于別殿、今上即位、宜用成人禮服錫紵、從之、遷御別殿、服錫紵十三日、（百錬鈔）公卿已下皆素服、（明月記）諸臣凶服、重服用錫紵、輕服鈍色衣、（政事要略）近制、重服繩纓冠、黑橡衣、牛角帶、黑漆劍、赤鞘、輕服無文冠、位袍、黑表袴襪、除重服後一月著輕服、心喪無文冠、若綾冠、青朽葉綾袍、青鈍袴、上殿童子、重服用黑橡縫腋、（西宮初應記）和以往、輕服通用赤練下襲、青鈍表袴、一條帝時、輕重俱用鈍色、識者非之、（政事要略）輟朝之制、文武帝大寶元年定、凡天皇二等

已上親、及外祖父母、右大臣已上、若散一位喪、天皇不視事三日、三等親、百官三位已上喪、天皇皆不視事一日、令義解村上帝天曆三年、陽成帝崩、遵淳和帝故事、輟朝五日、日本紀略華山一條二帝之喪因之、小右記近制、姪孫雖二等親、不視事一日、繼母嫡孫準之、子婦依無服、不在輟朝例、散三位亦同、親王同散一位、凡輟朝垂簾止音奏警蹕、天子未莅朝、除神事之外、或得議奏、北山鈔、警蹕下禁祕鈔、凡宗社山陵之災、皆輟朝五日、三代實錄、清和帝貞觀十年、田邑陵火、朝議輟朝五日、其禮準凶儀、禁祕鈔、清和帝貞觀十八年四月、大極殿災、下諸博士議、大博士兼越中守善淵朝臣永貞、助教船連副使麻呂、善淵朝臣廣岑、直講美努連清名、小野朝臣當岑等言、禮記檀弓曰、有焚其先人之室、則三日哭、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左氏傳曰、五月壬午、宋衞陳鄭災、三日哭、國不市、由此言之、天災人火、皆三日哭、是憂戚火災、若喪

之意也、既曰三日哭、何得在正寢聽政、春秋之義、國有災異、則君親素衣縞冠、帥羣臣而哭之、然則公卿從事可知矣、大學頭兼文章博士臣勢朝臣文雄、文章博士兼大內記都宿禰良香等議曰、春秋穀梁傳、新宮災、三日哭、漢武帝建元六年、高園便殿火、帝素服五日、昭帝元鳳四年、孝文廟正殿火、帝及羣臣皆素服、據此則園廟火災、必有素服盡哀之禮、至宮殿之災、未見有變服廢朝之文、但左氏昭十八年傳曰、五月宋衛陳鄭皆火、三日哭、國不市、異苑、魏文侯御廩災、素服避正殿五日、羣臣皆素服而哭、謹案古之諸侯有災、或有變服致哭之義、今折中論之、宜三日廢朝、皇帝及羣臣不變常服、唯盡憂戚之意、遂依文雄等議、（三代實錄後一條帝治安二年、宇佐宮火、準貞觀例、輟朝五日、）（日本紀略後冷泉帝康平六年、盜發成務帝陵、輟朝、）（百鍊鈔○按白本書闕日數）河帝承曆元年、橿日宮火、三年伊勢大神宮

外院火、皆輟朝五日、永保二年、神功皇后陵樹焚、輟朝三日、扶桑略記、百錬鈔、鳥羽帝元永二年、賀茂社火、輟朝三日、百錬鈔、崇德帝大治二年、神祇官火、輟朝三日、他皆準此、禁祕鈔、二年據中右記、四條帝仁治元年、伊勢大神宮外院災、輟朝五日、二年正月、帝加元服、百錬鈔、朝議以神宮罹災、難作樂、詔下詳議、式部大輔菅原爲長議以爲、神宮之災、方之延曆仁安則輕、比之承曆則重、延曆時有交野行幸、有百濟樂、承

曆時有石清水臨時祭、亦用樂、凡廟災三日哭、禮也、如除輟朝之外、不妨作樂、從之、平戶記

國忌、持統帝丁亥歲九月、設天武帝國忌齋於京師諸寺、日本書紀、置國忌自此始、濫觴鈔、明年春詔、自今以後、以近代天皇崩日爲國忌、伊呂波字類鈔引本朝事始、大寶制、國忌日輟朝一日、令義解、

桓武帝延曆十年、太政官言、謹案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曰、舍故而諱新、註曰、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今

國忌稍多、親世亦盡、一日萬機、行事多礙、請親盡之忌、一從省除、制可、（續日本紀）清和帝以後、置九陵國忌、親盡迭除、如十陵之制、（三代實錄、日本紀略、九陵據江家次第鈔、○按國忌之制同十陵、但除崇道天皇八島、中右記曰、崇道國忌已廢、唯置荷前、據拾芥鈔、天長九年廢之、）延喜制、置天智帝國忌於崇福寺、光仁帝仁明帝於東寺、桓武帝文德帝光孝帝於西寺、前忌三日、治部申送辨官、其日治部輔丞錄各一人、玄蕃五位一人、六位已下二人、及諸司五位已上、六位已下各一人、諸寮史生一人、赴寺供事、但中務縫殿民部主計大藏宮內左右京隼人、竝五位若六位一人向寺、其崇福寺、唯圖書治部玄蕃六位已下二人、史生一人供事、（延喜式）及至後世、天子率皆遺制停國忌、（日本紀略、扶桑略記、）村上帝天曆八年、太皇太后崩、議者謂、爲二帝國母者、例不停國忌、從之、（西宮記）凡國忌隨世廢置、（江家次第、江家次第鈔、）但天智光仁桓武仁明光孝醍醐六帝國忌、歷世不除、（江家次第鈔、伊呂波字類鈔、）

弔喪儀、景行帝時、磐鹿六獦命薨、帝遣藤河別命、武男心命弔之、葬儀一進皇子式、政事要略
引高橋氏文
弔喪之儀、蓋始此、大寶制、京官三位已上、遭父母祖父母及妻喪、四位遭父母喪、五位已上身喪、竝奏聞遣使弔焉、令義解
貞觀制、遣使者二人、隨亡者品位、臨時定之、其日喪家設榻二於殯所、北面東上、前設一案、置筥其上、使者至門、喪主出迎、使者入就座宣制、行事者進受、置案上筥退出、使者下座、三舉哀、喪主答哭、使者出、至葬、遣使者贈品位、喪家陳設如前儀、使者二人、一人持宣命、一人持位記、入就座宣制、行事者二人俱進、一人跪案頭、一人受位記函內筥、對舉案、進置於靈柩前、復座、使者下座、三舉哀、喪家答哭、使者出、靈柩發引、貞觀儀式
近儀、贈位就葬地宣制、北山抄
其後奏聞儀廢焉、外記日記、禁秘抄
初孝德帝大化五年、左大臣阿倍朝臣倉梯麻呂薨、帝幸朱雀門舉哀、皇祖母尊皇

太子及諸公卿皆會哭焉、天智帝二年、藤原朝臣鎌足薨、帝親幸其家、命大錦上蘇我臣赤兄宣詔、賜以金香鑪、（日本書紀）皆特典非常制、賜謚、天武帝四年、大三輪眞上田子人君卒、賜謚曰大三輪眞上田迎君、（日本書紀○按濫觴以藤原不比等爲始誤、但謚定二字者、卽始于不比等也、）（日本書紀賜謚始見于此、）元正帝養老四年、贈藤原不比等太政大臣、謚文忠、（公卿補任）其後藤原氏任太政大臣、在官薨者、皆賜謚、（日本紀略、簾中鈔、藤原系圖、）中後一條帝長元二年、太政大臣公季薨、賜謚曰仁義、（日本紀略、扶桑略記、）自後不復賜謚、多多良問答、至後醍醐帝時、贈藤原師賢太政大臣、賜謚曰文貞、（新葉和歌集）益特例也、

喪葬之制、上古大臣之葬、用笛及青赤幡、妻子盛飯於笥、盛水於盌、捧持隨之、（參取日本書紀、萬葉集、仙覺萬葉鈔引常陸風土記、）然其詳不聞也、孝德帝大化二年、詔定其制、凡王已上之墓、其內長九尺、廣五尺、其外域方九尋、高五尋、役一千人、七日畢、其葬時帷帳等用白布、有轜車、上臣之

墓、其內制度皆準上、其外域方七尋、高三尋、役五百人、五日畢、其帷帳等亦用白布、擔而行、（○本註、曰盖下臣之墓、其內制度準上、其肩輿而行、）外域方五尋、高二尋半、役二百五十人、三日畢、其帷帳準上、大仁小仁之墓、其外域長九尺、高廣各四尺、不封使平、役一百人、一日畢、大禮已下、小智已上之墓、皆準大仁、役五十人、一日畢、凡王已下至庶人、不得石、其帷帳等用白布、庶人隨亡收埋、一日勿停、其帷帳等用麤布、凡王已下至庶民、不得營殯、凡畿內及諸國、宜定葬地、不得散埋各處、其它殉人藏寶等事、一皆禁絕、初雄略帝九年、紀小弓宿禰薨、充視葬者、（日本書紀）天智帝二年、藤原朝臣鎌足薨、敕給司南方相、羽葆鼓吹、王公卿士悉會葬所、遣使致送終辭、（大織冠傳）天武帝十一年、大伴連望多薨、褒其功賜大紫位、發鼓吹葬、（日本書紀）大寶制、百官在職薨卒、當司分番會喪、親王及太政大臣散一位、

則治部大輔監護喪事、左右大臣及散二位、
則治部少輔監護、三位則治部丞監護、三位
已上及皇親、皆遣土部贊禮、內親王女王及
內命婦亦準此、親王一品、方相轜車各一具、
鼓一百面、大角五十口、小角一百口、幡四百
竿、金鉦鐃鼓各二面、楯七枚、發喪三日、二品、
鼓八十面、大角四十口、小角八十口、幡三百
五十竿、三品四品、鼓六十面、大角三十口、小
角六十口、幡三百竿、轜車鐃鼓楯鉦及發喪

日、竝準一品、諸臣一位及左右大臣、皆準二
品、二位及大納言、準三品、唯除楯車、三位轜
車一具、鼓四十面、大角二十口、小角四十口、
幡二百竿、金鉦鐃鼓各一面、發喪一日、太政
大臣方相轜車各一具、鼓一百四十面、大角
七十口、小角一百四十口、幡五百竿、金鉦鐃
鼓各四面、楯九枚、發喪五日、五位已上及親
王竝借轜具及帷帳、若欲私備者聽、女亦準
此、皇親及五位已上喪、竝臨時量給送葬夫、

凡墓皆立碑、記具官姓名之墓、三位已上及別祖氏宗、竝得營葬墓、親王三位已上、暑月薨者給冰、凡喪葬不能備禮者、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令義解延喜制、凡左右大臣以上薨者、發哀三日內、諸司理事如常、不得問獄行刑、延喜式初桓武帝延曆中、以豪富市人等送終踰制、妄陳隊伍、設幡鐘、貴賤無等、且旣窶之後、酣醉歸家、大害風教、敕嚴禁之、類聚三代格至此俗又尚奢侈、禮制漸濫、遇喪之家、競設齋供、一饌之資、動輒費千金、至有傾家產者、式部大輔三善朝臣清行上疏請禁之、本朝文粹語在本傳、及後定式、喪葬奢僭過度者、詔左右京職加禁止、凡親王及大臣薨、任裝束司山作司、延喜式近制、大臣已上薨遣使守三關、日本紀略、外記日記、小右記、

賻贈、大寶制、凡職事官薨卒、皆有賻贈、正從一位絁三十匹、布一百二十端、鐵十連、正從二位絁二十五匹、布一百端、鐵八連、正從三

位絁二十二匹、布八十八端、鐵六連、正四位絁十六匹、布六十四端、鐵三連、從四位絁十四匹、布五十六端、鐵三連、正五位絁十一匹、布四十四端、鐵二連、從五位絁十匹、布四十匹、端鐵二連、六位絁四匹、布十六端、七位絁三匹、布十二端、八位絁二匹、布八端、初位絁一匹、布四端、皆依本位給、其散位三位已上、三分給二、五位已上給半、太政大臣絁五十匹、布二百端、鐵十五連、親王及左右大臣準一位、無品亦同、無品以下、據令集解、大納言準二位、若身死王事者、皆依職事官例、其特旨賜物、不拘常制、無位皇親準散位從五位、三分給二、女亦準此、凡賻物兩應合給者、從多、官人從征行、及使人所在身亡者、皆給殯殮調度、令義解、三代格、桓武帝延曆八年敕、外官賻物、給以當聖武帝神龜三年、五位郡司卒者、始賜賻物、續日本紀、光仁帝寶龜五年制、外官五位已上、身亡者賻物、宜以當國正稅、準物充給、政事要略、類聚

國正稅、但新任未赴任身亡者、仍舊給京庫物、永爲恆例、（令集解、政事要略、）淳和帝天長元年、太政官言、檢寶龜五年及延曆八年格等、外官五位已上身亡者、直給賻物、而近世以降、徒勞下符、符未下、不聽充給、助喪之賜、不及殯殮、送葬之家、遂闕支用、夫賻贈之義、所以厚終、贈不及尸、非禮也、自後外官賻物當卒時、依格令給、不須下符、（政事要略、）清和帝貞觀十二年、造式所言、治部式云、外官賻物、以正稅給、但太宰及管國、兼給殯殮調度、按此式事爲重疊、何者已潤公俸、兼給賻物、送葬之資、何乏之有、伏望停殯殮料、唯給賻物、又賻物之外、兼賜葬料、竝從停止、（三代實錄、政事要略、）延喜制、凡應給賻物者、喪家申官、官下符左京職、以穀倉院物給之、（按政事要略、賻物料本藏於穀倉院、施藥院、天長四年詔罷之、藏於）外五位準內位、減半給之、五位郡司準職事例、給以正稅、陸奧出羽鎭守府史生、儛仗博士醫師陰陽師、太宰府儛仗史生、幷管

國史生等賻物、以當國物給之、宮人帶職事者、皆賜賻物、唯散事不給、延喜式

服紀、大寶制、爲君父母及夫、本主一年、祖父母、養父母五月、曾祖父母、外祖父母、伯叔父姑、妻、兄弟姊妹、夫之父母、嫡子三月、高祖父母、嫡孫一月、養父母爲子亦同、衆孫、從父兄弟姊妹、兄弟子七日、凡遭重服、有奪情從職、終制不弔不賀、不預宴、凶服不入公門、其遭喪被起者、朝參處依位色、在家依其服制、凡職事官遭父母喪、並解官、自餘皆給假、夫、祖父母、養父母、外祖父母假三十日、三月服二十日、一月服十日、七日服三日、凡無服之殤、生三月至七歲、本服三月者、給假三日、一月服二日、七日服一日、凡改葬、一年服給假二十日、五月服十日、三月服七日、一月服三日、七日服一日、但徒流在役而遭父母喪者、給假五十日、祖父母喪、承重者亦如之、令義解

14504 9210 17

近世爲外祖父母、假二十日、（拾芥鈔）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降服、藤原公任以爲大乖法制、養父母服五月、假三十日、已有定制、而今爲本生父母降服、可謂不知朝廷制法之意也、但於所後傍親宜給假、於本生傍親不宜給假、須服心喪、（北山鈔）延喜制、妾爲夫服期、妾不報、（延喜式）

大日本史卷之二百